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第一部



一、贝 拉

我是从提弗利斯启程，乘驿车来的。唯一的行李就是放在马车上的一只小皮箱，里面足足装了半箱有关格鲁吉亚的旅游札记。对你们来说，幸运的是很多东西都已经遗失了，但对我而言，幸运的是这个小皮箱和其他一些东西能幸免于难，完好无损。

走进科伊索尔山谷，太阳已经隐匿在堆满积雪的山脊之后。车夫是个奥赛梯人，正扯着嗓门引吭高歌。为了能在天黑之前到达山顶，他一个劲儿地扬鞭策马前进。这峡谷是多么美丽壮观啊！四周是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翠绿的常春藤攀在赤色的峭壁上，顶上是一簇簇枝繁叶茂的悬铃木属植物。几条溪流沿着黄色的峭壁顺流而下，抬头仰视，积雪覆盖在悬崖顶上，隐隐约约能看到它那黄澄澄的边缘；低头俯视，某条不知名的湍流从雾蒙蒙的黑褐色山谷中奔流而出，与阿拉格瓦尔河相交汇，宛如一条银白色的蛇，闪闪发光，蜿蜒地流向远方。

到达科伊索尔山山脚下，我们暂时在一家小客栈落脚。二十来个格鲁吉亚人和几个山夫在客栈周围吵吵嚷嚷——一支驼队也在附近歇息，准备在这儿过夜。已是入秋时节，大约有两英里的山路上都布满薄冰，所以我必须要再雇几头公牛才能把车拉上这讨厌的高山，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于是我又雇了六头小公牛和几个奥赛梯人。一个人扛着我的皮箱，其余的那些人只是在一边大声吆喝，催促牛用劲拉车，但也没什么用。

我的马车后面跟着一辆四头牛拉着的车子，车上堆满了行李，但它们看上去却毫不费劲，好像这是世上最轻松的事啦。我对此颇感意外。牛车的主人跟在车后，嘴里叼着一支卡巴尔达产的烟斗，上面还镶有一些银饰。他身着军官制服，没有佩戴肩章，头戴一顶毛茸茸的切尔克斯皮帽。他看上去五十来岁，黝黑的面孔表明他经常曝露在外高加索的烈日下，过早花白的胡子和他那矫健的步伐，神采奕奕的外表并不相称。

我走到他跟前朝他鞠躬致意，他鞠躬回礼，却没有吱声，只是吐了一大口烟。

“看起来我们好像同路啊。”

他又鞠了一躬，依然不言语。

“您这是去斯塔夫罗波尔吧？”

“是的，先生。……运送公家财物。”

“不知您可否指点迷津，为什么四头公牛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拉动您这辆沉甸甸的车子，可是我那个空车，就是六头牛再加上那些奥赛梯人也还是难移寸步？”

他狡黠地笑了笑，会意地望了我一眼。

“您在高加索待的时间不长吧？”

“大约一年。”我答道。

他又笑了笑。

“怎么？这有什么关系吗？”我问道。

“噢，没什么，这帮游手好闲的亚细亚人，您真认为他们在这儿大声吆喝有什么用吗？天知道他们在嚷嚷什么。可是这些公牛明白他们的心思。要是这帮家伙用他们特有的语言向那群公牛吆喝，就算您用二十头公牛也别想把车拉动，哪怕是移动一英尺也难。这帮讨厌的恶棍，可又能拿他们怎样呢？过路的人常常被他们敲竹杠。……他们就像您这样对这帮混蛋一样无计可施，只能眼巴巴地等着他们捞些油水。这群骗子可甭想打我的主意，我了解他们的把戏。”

“您在这里服役很久了吗？”

“噢，是的。从阿历克塞·彼得罗维奇^①将军那时候起我就一直在这里啦，”他一本正经地说，“将军来边防线那会儿，我还是陆军少尉，”他说，“因为镇压土匪有功，在他手下我被提拔了两次哩。”

“那您现在……？”

“现在我在第三边防营服役。恕我冒昧，您是……？”

我如实相告。

此后我们就没再交谈，只是并肩走着。在科伊索尔山顶时，我们见到了积雪。就像在南方常见的那样，太阳一落山夜晚就随即来临，好在积雪映出的光亮能使我们轻易地看到前方的路——虽然仍旧依着山势蜿蜒而上，但不似以往那么陡峭。

我把行李箱重新放回到马车上，那些公牛也换成了几匹马。我最后一次转身望向山谷深处，从峡谷涌出的滚滚暮霭早已把它完全覆盖，山谷底一丝声响也没有。那些奥赛梯人把我层层围住，吵闹着索要酒钱，遭到了上尉严厉地斥责后立即四散开去。

“哎，这帮人啊！”他说，“他们从前并不知道俄语里‘面包’怎么说，可是他们学会说‘长官，给点儿买酒钱吧’。咳，我宁可雇些鞑靼人——至少他们滴酒不沾。”^②

离驿站还有一英里的路程，四周一片寂静，甚至从小虫子发出的嗡嗡声就能得知它们往什么方向飞。左边是漆黑的沟壑，放眼望去，群峰迭起，深蓝色的山峰上覆盖着皑皑白雪，在黄昏最后一抹余晖的映照下，矗立在白茫茫的天际。夜幕下群星闪耀，我颇感奇怪，这里的星宿与北方家乡的相比似乎显得更高更远。山路两旁随处可见赤裸裸的黑褐色岩石，偶尔还能看到探出积雪的枝杈，然而竟没有一片枯叶随风摇曳。在这片死寂中，疲倦的驿马那沉重的鼻息声，夹杂着马具传来

① 阿历克塞·彼得罗维奇·耶尔莫洛夫(1772—1861):俄罗斯将军。

② 鞑靼人信奉伊斯兰教，故而不允许饮酒。

的断断续续的叮当声，这一切是多么令人愉悦。

“明天天气准不错。”我说。

上尉什么话也没说，伸手指向我们正前方的一座高山。

“那是什么？”我问道。

“古德山。”

“噢，是的，怎么了？”

“您看看，它正在冒烟呢。”

古德山的确是在冒烟。一圈圈的轻烟萦绕在它四周，山顶上漂浮着一块乌云，在山峰的阴影衬托下显得如此黑，宛如是夜空中的一块墨迹。

驿站和它周围石头屋子的轮廓依稀可辨，远方——点点灯光闪烁似乎是在迎接我们的到来。此刻吹来一股潮湿的空气，峡谷中传来轰隆隆的声响，随后细雨飘零。我还没来得及披好斗篷暴风雪就袭来了，我不禁满怀敬畏地望了上尉一眼。

“我们只好在这儿过夜，”他烦躁地说，“谁也没办法在这样的暴风雪天气里翻过这些山岭。”

“喂！”他冲车夫喊道，“十字架山这儿以往有过雪崩吗？”

“没有，长官，”奥赛梯车夫答道，“但是下过无数次大雪。”驿站没有为过路人提供客房，所以我们不得不待在一个乌烟瘴气的石头屋子里。我邀请上尉同我一起喝杯茶，幸好我带着铁茶壶——这也算是我在高加索旅行期间的一种慰藉了。

石头房子的一侧依山而建，门前有三级又湿又滑的台阶。我摸索着进了屋，撞上了一头母牛（在这些地方牲口棚占据了仆人房间的过道），接着羊咩咩地叫，狗也跟着吠了起来，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该往哪边走。幸好有一侧闪着微弱的光，借着这光线我找到了另一个类似门的通道。映入眼帘的一幕令我颇感有趣。屋子中央的空地上有一个火堆，噼啪作响，冒着浓烟，这些烟又被风从屋顶缺口处倒灌进屋子里，弥漫在房间上方，以至于我费了好大工夫儿才适应。石屋里，两位老妇人和一大群孩子坐在火堆旁，还有一位瘦削的格鲁吉亚人，所有的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的。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只好也在火堆旁点燃烟斗，抽起烟来。不久，茶壶就欢快地吹起了哨子。

“真是一群可怜的人啊。”我指着那些脏兮兮的招待员说。这些招待员正漠然地望着我们，一声不响。

“这群人打从娘胎出来就是群笨蛋！”他回答道，“信不信由你，他们全都一无是处，什么也学不会。就拿卡巴尔达人和车臣人来说吧，或许他们是强盗，是穷光蛋，但他们的确英勇无比，敢作敢为。唉，这群人对武器毫无兴趣，从来没见过他们谁身上有把好匕首。这就是奥赛梯人。”

“您在车臣待了很久吗？”
“我和我的伙伴在那里的要塞待了十来年，靠近卡敏尼勃罗德。您知道那个地方吗？”

“听说过。”

“唉，那群混蛋可真让我们头痛了好一阵子！谢天谢地他们现在可老实些了。你一旦走出要塞围墙一百码远，就会有一帮野蛮人守在那儿，他们个个身手敏捷，一眨眼的工夫，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绳索一套上脖子，子弹就打穿了头。”

“想必您一定听过很多奇闻趣事吧？”我好奇地问他。

“噢，是的，当然啦。我确实经历过很多……”

之后，他捻了捻左边的胡子，低头陷入回忆中。我迫不及待地想从他那儿打探些故事。对于那些习惯记录旅行日记的人来说，有这种想法不足为奇。此时茶也煮好了，我从皮箱中取出两只旅行杯，倒满一杯茶放在他面前。他呷了一口茶，似乎在自言自语：“嗯，是啊，确实有些故事。”这句感慨又使我重新燃起希望。我知道这些在高加索的老兵都爱和人闲聊讲些趣事，因为他们通常要和战友驻扎在穷乡僻壤、无人知晓的地方长达四五年之久，鲜少有机会能与别人天南海北地闲聊，（上士们总是很严肃，只知道说“长官，祝您安康。”^①）然而那里

① 俄士兵向长官问候时常用的寒暄语。

总是有数不清的奇闻轶事可供消遣——周围那些野蛮古怪的寨子，永无止境的危险以及那些时常发生的稀奇事儿。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被记录在案，这难免令人遗憾万分。

“加些朗姆酒吧？”我问上尉，“我从提弗利斯带了些白朗姆酒，不过现在已经冷了。”

“谢谢，但我不喝酒。”

“为什么啊？”

“只是不想喝，我发过誓。以前我还是少尉时，你知道的，大家总是找机会偷偷喝酒，有一天晚上警报响了，我们醉醺醺地跑出去列队集合，对命令也似懂非懂的。惹得阿历克塞·彼得罗维奇火冒三丈，差点儿送我们上军事法庭。事情就是这样——有时候一整年都安然无事，可是来点儿伏特加——你就全毁啦。”

听到这里，我几乎就要放弃希望了。

“比如说这些切尔克斯人，”他继续讲道，“每逢婚礼或是葬礼就喝布扎酒，一旦喝醉了就全变成了一群杀人犯。有一次我差点儿就没了命，当时我还是在一位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土司家做客哩。”

“那是怎么回事儿啊？”

“我那时和我的战友驻守在捷列克河的边防线，这已经是五年前的事儿了。一位年轻军官随着押运货物的护卫队来我们这儿，他告诉我说奉命在此地驻守。我猜那时他在高加索待的时间并不长，他身穿崭新漂亮的制服，看起来干净整洁。‘是从俄罗斯调来的吧？’我问他。‘是的，长官。’他答道。我握着他的手说：‘见到你很高兴，欢迎。在这儿你难免会觉得有些乏味寂寞，所以我们就不要这么拘谨啦。如果不介意，干脆叫我马克西姆·马克西米奇吧。还有，在这里不需要穿得这么正式，你见我时带上军帽就行了。’分好营房后，他就待在要塞了。”

“那么，他叫什么？”我问道。

“他的名字是……格利戈瑞·亚历山诺维奇·毕巧林。他

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只是有些奇怪。比如说，哪怕在雨天或是大冷天，他也能在外打一整天猎。其他人都已经疲惫不堪，几乎要冻僵了，可他却满不在乎。但是有时他坐在房间里，哪怕是一丝微风也会让他打个冷战；一扇没关的百叶窗也能让他浑身哆嗦面色惨白，但是我曾见过他赤手空拳追野猪呢。有时候，他好几个小时一言不发，可过一会儿他讲的故事又让人笑弯了腰……的确，很多方面都证明他是个风趣的小伙子。八成也挺有钱的，他有不少价值不菲的东西。”

“他待了很久吗？”我问道。

“大约有一年。记忆犹新的一年啊。他给我添了不少麻烦，不过我倒并非借此指责他。毕竟，有些人注定会经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

“不同寻常？”我好奇地问道，又给他添了些茶水。

“我来告诉你吧。离我们驻守的地方三四英里外有位与我们和睦相处的土司。他有一个约莫十五岁大的儿子，常常骑马来找我们。差不多每天都来，今天讨这个，明天要那个的。唉，让我和毕巧林给惯坏了。那个小子淘气捣蛋，不过也非常勇敢——他能一边骑马疾驰一边捡地上的帽子，在射击方面也是一把好手。只是有一点不足，就是在金钱方面没什么控制力，有些爱财如命。毕巧林曾开玩笑以十卢布的赌注让他从他父亲的羊群中偷一头上好的山羊。你猜怎么着，第二天晚上他竟然揪着羊角把羊抓了来。有时候我们开他玩笑弄得他面红耳赤，暴跳如雷，他甚至会拔匕首。‘阿扎麦特’，我曾警告他说：‘你总有一天会拔出那把匕首的，只怕那时会凶多吉少。’

“一次老土司亲自来邀请我们参加他大女儿的婚礼。因为我和他是盟友，即使他是鞑靼人，我也无法回绝。于是我们出发来到他的寨子，寨子里狗都狂吠着迎接我们的到来。女人们一看到我们就都立刻躲了起来，不过就算是那些被我们看到的脸蛋也没什么出奇的，叫人过目难忘。‘我以为切尔克斯女人都很漂亮呢。’毕巧林对我说。

“我咧嘴笑了笑。‘那就等着瞧吧。’我非常自信地说。”

“土司的屋子里挤满了人。这些亚细亚人，你知道的，总是喜欢邀请所有的亲朋好友参加婚礼。我们也得到了应有的礼遇，被安排在最尊贵的房间里。我特别留意了一下他们安置我们马匹的地方，以备不时之需。”

“婚礼庆典上发生了什么事吗？”我问上尉。

“嗯，也没什么特别的。首先，毛拉^①会从《古兰经》里读几段经文，之后宾客们就给新人和他们的亲属一些礼物。然后就一起吃饭喝布扎酒。接着还有马术表演。总是会有些骑着弩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流浪汉时刻准备搞些滑稽的花样惹得大家捧腹大笑。夜幕降临后，他们会在最好的房间里举办我们所说的‘舞会’，一个不知名的老头儿会弹奏一种有三条弦的乐器，我完全记不得这种乐器的名字了，有点儿类似于我们的三弦琴。可他完全是胡吹乱奏，毫无章法可言。女孩子们和年轻的小伙子们站在屋子中间对歌，不讲节奏，随心所欲，周围的人时常伴唱。我和毕巧林坐在上座。这时，土司的小女儿，约莫十五六岁，走向毕巧林，为他唱歌——怎么说呢——大概就是一种表达问候和敬意的方式吧。”

“那她唱了些什么？您还记得吗？”

“记得，大致就是说，‘我们的骑手年轻优雅，但是远不如年轻英俊的俄罗斯军官温文尔雅；我们的骑手身穿银丝线缝的衣服而他穿着金丝线缝的衣服。在他们中间，他就像是一棵白杨树，尽管他不会在我们的花园开花结果。’毕巧林起身把手按在前额和胸口鞠躬致谢。因为我熟悉他们的语言，所以他让我帮他翻译。”

“小姑娘走后，我低声问毕巧林：‘喏，你觉得怎么样？’

“‘相当迷人！’他回答说，‘她叫什么啊？’”

① “毛拉”是一些穆斯林国家对精通伊斯兰神学的穆斯林、伊斯兰宗教法律教师 and 解释者以及有学问的人的尊称。——译者注。

“‘贝拉。’我回答说。

“毫无疑问，她非常漂亮——修长的身材，姣好的面容，还有一双宛如山羊眼一样乌溜溜的眼睛，使人心仪不已。毕巧林完全被她迷住了，他的眼睛从未离开她的身影，而她也时不时偷偷地瞧瞧毕巧林。除了毕巧林，这个迷人的小公主同时也俘虏了另一个人。从屋子角落里还有另一双火辣辣的眼睛紧盯着她。靠近一看原来是我们的老相识卡兹比奇。他是那类让你总是感到不安的人，说不清是敌还是友。关于他有很多猜疑，可大多都是捕风捉影没什么真凭实据，他也从来没有因为什么过激行为被逮住过。他常常把羊群赶到要塞，然后再以贱价卖出。只是他从来不讨价还价，你必须按他开的价买卖。听说他常和土匪在庫班河游荡。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十足的土匪——个头不高、肩膀宽阔、体格健壮、机敏过人。他里面穿的长衫总是破破烂烂，满是补丁，可是他的武器却擦得银光闪闪。而且他那匹马在整个卡巴尔德地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确如此——你根本就想不出另一匹比它更好的马了。其他的骑手都妒红了双眼，好几次人们试图偷走这匹马，但都以失败告终。现在我终于看见这匹马啦——马背像沥青一样乌亮，腿就像是钢丝一样钢劲有力，有着一双和贝拉一样灿烂炫目的眼睛。它很强壮，一口气能飞奔四十英里。它也受过良好的训练，像狗一样和主人形影不离，甚至能够分辨出主人的声音，卡兹比奇也从来不拴着它。这匹宝马无疑是适合土匪的了。

“那天晚上，卡兹比奇要比平时看起来更加阴郁、闷闷不乐。我瞧见他在长衫里面还穿了件锁子甲。‘定是有什么原因让他穿着这个，’我揣测，‘不知道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屋子里闷得几乎让人透不过气来，于是我打算出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群山笼罩在夜幕中，暮霭也在山谷中飘荡。

“我盘算着去马厩看看我们的马有没有饲料，不管怎样，我不得不倍加小心——我也有匹不错的马哩，有好几个克巴尔德人也一直觊觎它，看过后难掩喜爱之情，不住地称赞它是

匹好马。

“我沿着篱笆走着，忽然听到有两个人说话的声音。我立刻就听出来了一个声音是阿扎麦特的，就是那个小家伙，老土司的儿子；另一个人话不多，声音很轻。

“他们在说什么呢？”我疑窦丛生，‘可别是在打我的马儿的主意。’于是我蹲在篱笆后面侧耳倾听。我全神贯注试图听清每个字，可是屋子里的歌唱声、谈话声，让我漏掉了几句。

“你的马真不错啊！”阿扎麦特说，‘我要是这里的土司，倘若有一百匹母马的话，我会用一半的马来换你的战马。’”

“这么说，那个人应该是卡兹比奇吧。我立马想到了他的锁子甲。”

“是的。”卡兹比奇稍稍停顿了一下，说道，‘的确，你在整个卡巴尔德也找不出第二匹这样的马啦。有一次我和游击队在捷列克河偷袭俄罗斯人，打算抢他们的马，可是遇到了点儿麻烦，所以我们不得不兵分两路。当时有四个哥萨克人追我，我几乎能听见他们的叫喊声，这群该死的异教徒。我前面有一片茂密的树林，于是我伏在马鞍上，把自己的生死完全交给安拉。情急之下我竟用马鞭抽了我的马儿，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这样侮辱他。我的马儿犹如鸟儿一样在丛林间飞驰，尖锐的荆棘划破了我的衣服，枯萎的榆树枝刮伤了我的脸颊。马儿跃过树桩，载着我在丛林中穿梭。我本应该在我们进入树林前就丢下它，自己躲到树林中去，但是我无法忍受和它分离的痛苦，不过先知还是犒赏了我。几颗子弹从我耳边呼啸而过，我听到几个哥萨克人下了马，徒步在丛林中搜寻我。突然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深沟，我的马儿犹豫了片刻，嗖地一下跳了过去，可是它后蹄一滑，没能站稳，只剩前蹄扒在悬崖边儿，整个身子悬在半空。我赶忙松开缰绳，纵身跳下山沟。这恰恰救了马儿的命——它一跃而起攀上了悬崖。那些哥萨克人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但是没有人下来搜寻我，他们一定是以为我已经摔死了。我听到他们一窝蜂地冲过来试图抓住我的马儿。我痛心疾首，从悬崖边茂盛的杂草丛中缓缓地探

出头想看个明白。树林里又冲出了几个骑着马的哥萨克人。然后我的黑眼睛^①向他们急速奔去。他们一拥而上，叫嚣着，追逐我的马儿。距它最近的一个哥萨克人几次试图用绳索套向它的脖子——我浑身哆嗦，低头祈祷。几秒钟后，我抬头看见我的黑眼睛宛如一阵疾风在他们面前奔跑，连尾巴都扬了起来。这帮混蛋终于一个接着一个地放慢了速度，他们的马早已累坏了。感谢真主，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就像我现在站在这里一样真实。我一动不动地蹲在那里直到子夜，突然在黑暗中——阿扎麦特，你猜怎么着？我听到有匹马沿着悬崖边呼哧呼哧地跑，嘶叫着，用蹄子敲击着地面。——从它的声音我断定这是我的黑眼睛。就是它，我的老伙计……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分开过。

“我可以听见他正抚摸着黑眼睛光滑的马背，用各种昵称呼唤着它。”

“‘如果我有一千匹母马，’阿扎麦特说，‘我会全部拿来换你的黑眼睛。’”

“‘不行。谢谢你的好意。’卡兹比奇漠然地回答道。”

“‘听着，卡兹比奇，’阿扎麦特继续讲道，试图说服他，‘你是一个勇敢的人，英勇的骑手，但是我父亲害怕俄罗斯人，所以他从不允许我到山林闯荡。你要是把你的马给我，我会为你做任何事——我可以把我父亲的来复枪偷给你，马刀也成，任何你中意的都行。我父亲可有一把货真价实的古尔特牌马刀哩——哪怕就是刀刃轻轻碰一下你的胳膊，也能割破你的肉。你的锁子甲也没什么用处。’”

“卡兹比奇一句话也没说。”

“‘我第一眼看见你的马，’阿扎麦特继续讲道，‘你当时正骑着它，它在你的胯下打转，身体不时地跃起，鼓着鼻子，小石子在它的马蹄下如火花般四溅。我不清楚它对我意味着

① 卡兹比奇骏马的昵称。

什么，但在这之后我对一切都提不起精神了。我瞧不起我父亲的那些所谓的上等马，骑着它们让我抬不起头。看啊，我是多么苦恼啊！我一个人连着几天呆坐在悬崖边单单想着你的那匹黑色骏马，它那优雅的步伐，像剑一样笔直光滑的马背。它用热切的双眸凝望着我，似乎在对我倾诉衷肠。卡兹比奇，你要是不把它卖给我，我会死的！’阿扎麦特用颤抖的声音乞求着。

“我听见他突然哭了——阿扎麦特是个固执得出奇的家伙，可是从没见过他为什么事哭过鼻子，即使是很小的时候也没有过。

“听起来卡兹比奇好像是笑了笑，以此回应了这些眼泪。

“听着，我会为你做任何事儿的。’阿扎麦特说道，他的声音重新稳定下来，‘我把我妹妹偷给你怎样？想想她唱歌跳舞的模样吧！还有她那巧夺天工的金色刺绣。嗨，即使是苏丹王也没有这样的妻子啊。怎么样？明晚在峡谷附近的小溪边儿等我吧，我会带她经过那里，到下一个寨子去——她就是你的啦！难道贝拉还比不上你的骏马吗？’

“很长一段时间卡兹比奇都没说话。一会儿他轻轻地哼唱了一支老歌^①：

我们寨子有很多美丽的姑娘，

有着繁星般璀璨的黑眼睛，就像是午夜的微风。

小伙子若得到她们的爱会无比快乐，

可是自由和梦想比什么都重要。

妻子们可以用半罐子金子易得，

一匹威武的骏马却是无价之宝。

它在广阔的平原上与风赛跑，

① 恳请读者原谅我把卡兹比奇的歌译成了诗句。我听到的当然是散文，但习惯是第二天性。——作者注。

它忠厚老实，尽职尽责。

“阿扎麦特竭尽全力试图说服他，苦苦哀求，但一切都是白费功夫。他又是哭泣，又是巴结发誓，直到卡兹比奇忍无可忍，厉声打断了他。

“‘闭嘴，你这个蠢货！你凭什么驾驭我的马呢？你还没骑几步远，就会被它甩出去，扔在岩石上，把脑袋撞开花。’

“‘不可能！’阿扎麦特气愤地喊叫着。我听见这个孩子的匕首划过卡兹比奇身上的锁子甲，发出清脆的响声。一支强壮有力的胳膊推了他一下，阿扎麦特就重重地摔向篱笆，撞得篱笆哗哗直响。‘这下可又有热闹看了！’我一边寻思着一边冲向马厩，给我们的马套好马具，牵着它们来到后院。

“几分钟后，屋子里一下子炸开了锅。事情是这样的——阿扎麦特跑进屋子里，他的长衫也扯烂了，还扬言说卡兹比奇要杀了他。人们跳起来抓起枪——随后好戏就上演了。叫嚷声，呼喊声夹杂着枪声乱成一团。然而卡兹比奇早已骑上马，神出鬼没地在人群中穿行，挥舞着马刀击退众人。

“我拉着毕巧林的胳膊。‘没有必要卷进别人的家务事中，’我说，‘我们上马离开吧。’

“‘等会儿吧，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没什么好看的，毫无疑问。这些亚细亚人都一样——灌满一肚子布扎酒，然后就开始舞刀弄枪的。

“于是我们骑上马，奔回要塞。”

“那么卡兹比奇怎么样啦？”我迫不及待地问上尉。

“他那种人当然是安然无恙啰，”他回答说，将杯中的茶一饮而尽，“跑掉了呗。”

“受伤没？哪怕只是轻伤。”我问。

“那只有上帝知道了。像他这样的土匪偶尔也会杀人的，我见过他们打斗的场面——浑身都被刺刀刺成筛子了，还依然挥舞着马刀。”

上尉停歇了片刻，然后跺了跺脚继续说道。

“有件事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我们返回要塞之后，我愚蠢地把我躲在篱笆后听到的事情告诉了毕巧林。他一笑置之，这个狡猾阴险的家伙，他那时就已经盘算好了！”

“什么事啊？请务必告诉我。”

“噢，好吧！既然我已经开了头，还是继续说吧。”

“事情过了三四天后，阿扎麦特来到要塞。像往常一样，他进去找毕巧林，因为毕巧林总是会给他些好吃的东西。我当时也在场，他们聊起了马，毕巧林使劲地吹捧了卡兹比奇的骏马，说他的马漂亮英俊，像头山羊一样活泼可爱——总之他所说的话让你觉得这世上再也没有第二匹这样的马啦！”

“男孩儿的眼睛闪闪发光，但是毕巧林并没有理会。我一岔开话题，他马上就又重新扯到卡兹比奇的那匹骏马身上。不论阿扎麦特什么时候来，事情总会是这样。就这样两三周后，我发现这个孩子面色苍白，形容枯槁，就像是爱情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我对此困惑不解。”

“唔，事后我才弄清是怎么回事——毕巧林如此这般地折磨这个孩子，使他沉溺其中无法自拔。他曾对阿扎麦特说：‘我知道那匹马让你着迷，阿扎麦特，可是你得不到它，就像你永远也不能飞一样。要是有人帮你得到这四匹马，你要怎么报答他？’

“‘凡是他想要得到的。’阿扎麦特回答说。”

“‘那么我会帮你弄到它，如果你发誓照我吩咐的一切做……’

“‘我发誓……那你也要发誓。’

“‘好吧，我发誓会帮你得到那匹马。但是我要你的妹妹贝拉作为回报，黑眼睛就当作是她的嫁妆。希望这笔交易对你来说还不赖。’

“阿扎麦特陷入沉默，一言不发。”

“‘怎么，你不愿意？你自己决定吧，我以为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可是你还是个毛头小子。你啊，还不到骑马的年纪啊。’

“阿扎麦特一下子火了。‘那我父亲怎么办？’他问。”

“‘不要告诉我他从来都不离开家。’

“‘嗯，他的确有不在家的时候。’

“‘那么你就是同意了？’

“‘好吧，’阿扎麦特低声说，脸色像死人一样惨白，‘什么时候？’

“‘卡兹比奇下次来的时候，他承诺要带一些公羊来。剩下的你就交给我，你还是操心你自己的事儿吧，阿扎麦特。’

“就这样，他们双方成交了。真是个龌龊的交易。

“事后，我对毕巧林也这样说，可是他狡辩说一个粗野的切尔克斯女子能有个像他这样杰出的丈夫也算是她的福气。毕竟，根据他们的风俗，他应当是她的丈夫。至于卡兹比奇，他本身就是个土匪，理应受到惩罚。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其中的内幕。所以，有一天，卡兹比奇问我们是否需要公羊和蜂蜜，我告诉他让他明天带些来。‘阿扎麦特，’毕巧林说，‘明天我会对卡兹比奇动手。如果今晚我看不到贝拉，你永远也不会见到那匹马了。’

“‘好的。’阿扎麦特说，然后急忙跑回寨子。

“那天晚上毕巧林全副武装离开了要塞。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但是他们俩晚上才回来，哨兵看到有个女人，头上蒙着面纱，手脚都捆着横放在阿扎麦特的马鞍上。”

“那马呢？”我问道。

“我就要讲到了。第二天一早卡兹比奇就带来了公羊和蜂蜜。一安顿好他的马，他就进来找我。我给他倒了些茶——就算他是土匪，我们也算是朋友。

“我们海阔天空地闲聊，突然我看见他打了一个寒战，脸也陡然变了颜色，他冲向窗户，不巧它面朝后院。

“‘发生什么事了？’我问道。

“‘马，我的马！’他浑身痉挛，不住颤抖。

“事实上我也听到了一串马蹄嗒嗒的声音。

“‘可能是哥萨克人。’我说。

“‘不，是那群俄罗斯人，混蛋！’他嚷着，像豹子一样，跨了两大步就窜出大门。哨兵试图用枪拦住他，但他只稍稍一